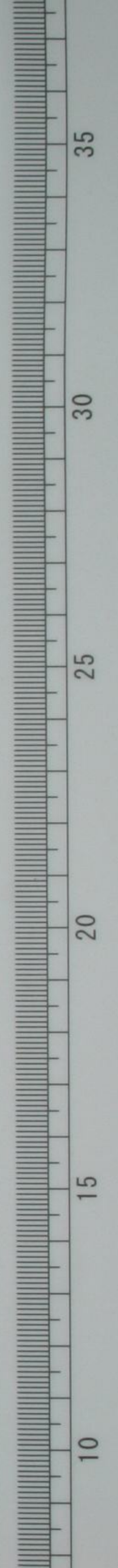


再刻

春秋左氏傳校本
十一

413
868
6



413
808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一

天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大郎氏寄贈

宣公

起十二年 晉 杜氏 集解
盡十八年 唐 陸氏 音義

尾張

秦 鼎

校本

經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無傳賊討國復 楚子

圍鄭

前年盟辰陵而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

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晉上軍成陳故費戰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蕭宋附庸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

按十年五月徵舒
弑其君平國至今
年正月九二十一
月
疏定十一年宋公
之弟辰入于蕭以
叛則此後復為宋
邑也
傳稱師人多寡當
是月是而日誤也

皆盟詳于傳并責
敬者以不擇其交
與不信之人約盟
是不信之黨也諸
國失信其累之極
戒後之人使擇交
也 車大車也
僻俛者看視之名
俾俛即女嬃也秋
名云城上垣曰俾
于其孔中俾俛非
常蓋以三月始圍
至六月乃克也凡
經一百二十許且
遂說文作廵九遠
道似龜背故名

皆盟故大夫稱入宋華椒承羣偽之言以誤其國
宋雖有守信之善而椒猶不免譏清丘衛地今在
濮陽縣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清丘之盟

傳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上行成不

吉上臨于大宮 臨哭也大宮鄭祖廟且巷出車吉

出車於巷示將 國人大臨守俾者皆哭 俾城上禱

見遷不得安居 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

之三月克之 哀其窮哭故為退師而猶不服入自

皇門至于達路 執曰達鄭伯肉袒牽羊以逆 牽羊

示服為 曰孤不天 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

臣僕

俘實遷其民也勇
賜分其地也皆滅
也

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

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

也 若惠顧前好 盟誓之好 徼福於厲宜桓武不

泯其社稷 周厲王宜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桓公武

使社稷不滅泯猶 使改事君夷於九縣 楚滅九國

得比之 九縣莊十四年滅息十六年滅鄧僖五

年滅弦十二年滅黃二十六年滅夔文四年滅江

十六年滅庸 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

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

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

桓公始封西鄭武
公始居東鄭皆賢
君言存鄭則四君
祐楚也
楊用脩云九縣凡
稱其數也後漢書
九縣隨回正用此
語傳云蓋此時楚
地為縣者九謂申
公息公之類此其
杜異存之叙文又
云傳稱楚武王克
權使鬬繆尹之文
王縣申息合是十

一國不知何以言
九許其願也救
救其罪也

經世鈔左氏於大

國卿帥選命之際
必詳如此所以立

軍之綱領而其用
入之當否公私皆

於此見 彘季食
采于彘彘直例及

彘季士飭也非彘
韓世家云韓之先

事晉封韓原三韓
武子後三世有韓

厥世本云桓叔生
子萬萬生厥伯賦

伯生子與子與生
厥子厥厥是萬之

三十里而許之平退一舍以禮鄭音冀潘尫入盟子

良出質潘尫楚大夫子良鄭伯夏六月晉師救鄭

荀林父將中軍代郤先穀佐之彘季代士會將上

軍河曲之役郤缺將上軍宣六年代郤克佐之郤

之子代更駟更趙朔將下軍代欒欒書佐之欒

之子代趙朔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括嬰齊皆趙鞏

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荀首

楚平相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桓子

曾孫也子小反是
疏讜是間隙之名

今人謂危裂龜裂
皆為讜既有間隙

故得為罪也
楚君或作楚軍非

也足利本等皆君

按荆尸見莊四年

此陳直

觀反

賈音古輻音

事不好矣好犯為教為宰擇楚國

勦勞也勦初楚歸而動不後動兵隨武子曰善

會聞用帥觀讜而動讜罪德刑政事典禮不

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言征伐為有罪不楚君討

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

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者立矣昔歲入陳徵

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讟謗也政

有經矣經常荆尸而舉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

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步日卒

事不好矣好犯為教為宰擇楚國

在左者使追求草

秦今雖道求草不

近矣車也尋謂出

下之草故云為宿

衛也舍人云若昧

之明也慮有伏兵

使隨行之躡或作

補正言楚分

其三軍為五部而

便之各專其職也

疏類謂旌旗畫物

類也象其所建之

物而行動軍之政

教不待約勒號令

而自備辨也

林注內姓之有才

者則選於親戚之

中外姓之有才者

之令典案令尹為教孫叔

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草尋為宿備傳曰令

尹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為主○尋音辱因

胡牒反又

前茅慮無慮無如令軍行前有斥候

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尋音辱因

曰時楚以茅為旌識○闕徒臘反識申志反音

志

中權後勁中軍制謀後以精兵

軍政不戒而備物猶類也

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言親疎

失勞老有加惠賜老則

君子小人物有服章等甲

禮不逆矣德立刑行

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

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

攻昧武之善經也昧昏亂

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

兼弱也仲虺湯左相薛之祖

時晦須暗昧者惡積而後取之

耆昧也耆致也致討於昧

軍行右轅左追尋在車

之右

伏皆持以絳及白為幡見騎

練反

百官象物而動

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

舉不失德賞不

以惠舍不勞役

儀

儀

儀

儀

儀

儀

儀

儀

儀

儀

儀

儀

儀

耆昧以務烈所可

武曰無競惟烈詩

武曰無競惟烈詩

武曰無競惟烈詩

武曰無競惟烈詩

武曰無競惟烈詩

武曰無競惟烈詩

武曰無競惟烈詩

武曰無競惟烈詩

武曰無競惟烈詩

武曰無競惟烈詩

武曰無競惟烈詩

武曰無競惟烈詩

武曰無競惟烈詩

武曰無競惟烈詩

武曰無競惟烈詩

武曰無競惟烈詩

武曰無競惟烈詩

武曰無競惟烈詩

武曰無競惟烈詩

武曰無競惟烈詩

武曰無競惟烈詩

武曰無競惟烈詩

武曰無競惟烈詩

武曰無競惟烈詩

武曰無競惟烈詩

武曰無競惟烈詩

武曰無競惟烈詩

武曰無競惟烈詩

武曰無競惟烈詩

武曰無競惟烈詩

武曰無競惟烈詩

武曰無競惟烈詩

武曰無競惟烈詩

武曰無競惟烈詩

武曰無競惟烈詩

武曰無競惟烈詩

武曰無競惟烈詩

武曰無競惟烈詩

武曰無競惟烈詩

武曰無競惟烈詩

武曰無競惟烈詩

攻伐以求之也
烈所謂功烈之所
林注有敵在前而
不從之夫戰也

唯群子能受此辱
按初六故云出師
也

一軍之內將佐分
之各有所帥執事
上下相順和成則
為臧不然則不臧

執事謂有司也
如律也故為相從
之義秋言云坎律
餘也蓋坎水也水
生乎律亦平也故
坎主法法律皆所

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

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帥以出聞敵

彊而退非夫也非丈夫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

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也濟渡河知莊子

曰此師殆哉莊子荀首周易有之在帥三三坎下

師之臨三三兌下坤上臨師曰帥出以律否臧凶

此師卦初六爻辭律法否不也執事順成為臧逆為

否今疑于逆命不順衆散為弱坎為衆今變川壅

為澤坎為川今變為兌有律以如已也如從也法

以銓量輕重是法

象也按有律二

字微遠律下添則

字觀言有法之行

則以久從已也

指主將以人從已

故名之曰律若夫

出師之不善將以

法律一齊壞敗也

此段孔疏不詳

水當盈川而以壅

法法敗則法從入坎為法象今為衆則故曰律否
散為川則壅是失法之用從入之象
臧且律竭也竭敗也坎變盈而以竭天日不整所
以凶也水遇天塞不得整流則不行之謂臨水變
乃成臨卦澤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
子之違命果遇必敗敵遇彘子尸之禍主此雖免而歸
亦不可行必有天咎殺先穀傳韓獻子謂桓子獻子曰彘子
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
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令鄭屬也故曰
師陷故事之不捷惡有所分捷成與其專罪六人

果果然也孔疏果敢非也韋云果猶竟也

日氏春秋莊王沈干孫叔敖沈尹蒸楚史嚮沈流令尹進孫叔敖又在王夢書于沈尹華

或云此捷如字與上不捷異林注若與晉戰而不勝捷則雖食參之肉足以雪耻乎楚在南旗亦反向南

同之不猶愈乎三軍皆敗則六卿同罪不得獨責元帥師遂濟楚子

北師次於郟郟鄭北地沈尹將中軍沈或作寢寢縣也今汝陰固始縣

子重將左子及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則○飲於

鳩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參伍奢之祖父○參

七南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

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

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

乎令尹南轅及旃回車南鄉旃軍前大旗○旃蒲員及鄆許亮反伍參言

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悞

不仁未肯用命悞悞也○履皮通及很胡墨反其二帥者專行不

獲欲專其所行而不得聽而無上衆誰適從適從拓則為軍無上

令衆不知所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

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

待之晉師在敖郟之間榮陽京縣東北有晉城故郟二山在榮陽縣西北

乘繩證反數五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

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

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承繼也○雖律反楚師必敗

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欒書

林父之令不行軍衆欲寡聽進止而無正命不知所從也此說與杜異存之君指楚王臣指晉臣言社稷之耻也

繼後繼也蓋護布破而無緣也楚人衣被醜敵謂之樓裂樓裂樓樓蓋蓋無緣也通雅詳之

宣十二年
蹠荆竹織門謂之
篳門篳路亦荆竹
編車也

孔疏于吁同曰也
軍實謂軍徒器械
兩廣之別各有一
卒百人卒外復
有偏一兩二十五
人兵去十五乘為
偏有一兩從之兩
是偏家之物故謂
此為偏之兩其實
一廣十五乘有一
百二十五人從之
言之者成辭婉句
耳成七年九乘為

小偏故此十五乘
為大偏恒五年二
十五乘為偏蓋臨
陳所用故不同林
註每乘用百人又
有二十五人為副
補正戎車也一
卒之外又有餘卒
二十五人其數如
偏法之有兩也
疏右廣維鳴初駕
數其時刻至日中
左廣受而代之此
晝日事也內官親
近王者為次序以
當其夜若今宿直
遞持更也
以我卜也我戰

○敗必楚自克庸以來在九年其君無日不討國

人而訓之詩治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

之不可以怠易以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

傲之軍實軍器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

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

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誠先大夫子犯

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微怨于楚

我曲楚直不可謂老不德謂以力爭其君之戎分

為一廣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衆為

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十五人

副為承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

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

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楚為師叔入

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

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

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臧子得屬知季

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栢

左傳

卷十

七

官十一
之勝負決去就也
鄭人之言不可從
出入此行猶言往
來於鄭也不能文
林注不能文飾其
辭也

馮云遷迹削迹之
意或云猶云逐出

步趙莊子曰樂伯善哉莊子趙朔實其言必長

晉國實猶先也言樂書之身行能充此言則當楚

少宰如晉師少宰官名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閔憂

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二先君楚將鄭是訓定

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淹留隨季對曰昔

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且廢王命

今鄭不率率遵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

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言誤寡君使羣臣

遷大國之迹於鄭遷徙以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

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日朝楚

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單車馳戰又疑

而還靡旌驅疾也摩近也樂伯曰吾聞致帥者

左射以蔽左車左也蔽矢之善者代御執轡御

下兩馬掉鞅而還兩飾也掉止也示間暇

攝叔曰吾聞致帥者右人舉折馘折馘

獲反音短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

左傳

卷十一

八

之也按潘岳西征賦劫宮廟而遷迹疏周禮環人掌致師鄭注致其必戰之意蓋致已欲戰車揚威武以挑之排彼晉師故曰以致晉師兩環人注引作柄叙文亦云兩或作柄兩飾掉正皆無明訓服虔亦云是相傳為然也餉馬者謂隨宜刷剝又正其鞅以示間暇也任安世云三路來逐故於左角先射

其馬傷則一車之人不能進而角退然後射右角之人右角亦退逐者惟有中路之鮑突耳射馬易於射入急忙中先其易者是射法也疏龜之形背高而前後下故有此說林注鮑突當樂伯之後追之獸禽之人或者未至敢以此供從者之膳蓋射麋以恐晉師而以善辭求免鈎還及榮沃

之左右角之張兩角從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

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麗者也龜背之隆高

當心者○闕亡晉鮑突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

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突止

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復逐晉魏

錡求公族未得錡魏驪子欲為公族大夫錡魚綺及驪尺周反而怒欲

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

潘黨逐之及榮澤見六麋射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榮澤在榮陽縣東新

殺為鮮見六得一言其不如楚叔黨命去之叔黨

○敗必邁反又如字射食亦反叔黨命去之潘黨

之子趙旃求卿未得旃趙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

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

子曰二憾往矣獻子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

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

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

日矣乘猶登也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

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

警也徹去彘子不可不肯設備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

林注召楚而盟也趙旃魏錡二有恨之人往矣若弗設備必為楚敗

一說乘猶陵也

惡惡意也

按注覆上脫七字

補正嬰齊事因士李語竟言之

使其徒入召楚人疏使已從人必壘以取俘馘也此所以為怒楚

補正兵法車十五乘為偏今用舊法而易其名耳按說與召伯所說同

覆于敖前帥將也覆為伏兵七處故上軍不敗趙

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

魏錡言魏錡見趙旃夜至於楚軍二人雖俱受命而行不相隨趙

旃在後至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布席坐示無所畏也楚子

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

說說舍也說舒銳反下同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

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

右屈勿反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

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下日裳音博晉人懼二子之

服云屯守之車支七年先人有奪

人之心軍之善謀也昭廿一年亦有此語

詩六月篇

范史獻帝登船諸不得渡者皆繫船

船上人又操其指舟中之指可掬

林注二軍爭舟故斫斷手指在舟中

者可以兩手掬之按公羊亦有此語

左中軍在中下軍在右今中下軍在上軍之右者皆後

怒楚師也使輓車逆之輓車兵車名潘黨望其塵

使駢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人晉軍也

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

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元戎戎車在前也詩小雅言王者軍行必有戎

車十乘在前開道先人為備勅景反陳直觀反先人去聲下同軍志曰先人有

奪人之心薄之也奪敵心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

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

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兩手晉師右移上軍

未動言餘軍皆移去惟上軍在工尹齊將右拒卒

唯上軍馬按移

拒方陳也見相五

年拒矩音義同按

周礼車僕有關車

法補關之車晉後

有游奕宋有御前

游奕軍兵家或以

後兵為游

以逐下軍上尹齊楚大夫右拒楚子使唐狡與蔡

鳩居告唐惠侯安昌縣東南有上唐鄉○狡古卯

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

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藉猶假使潘

黨率游闕四十乘游車補闕者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

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駒伯邵克隨季曰楚師方壯

若萃於我吾師必盡萃集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

民不亦可乎同奔為分謗殿其卒而退不敗以其

卒為軍後殿殿多練反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凡之曰君

用疏相八年云楚

人尚左此乃先駕

耳荀約車上之

兵器者慮其落也

隊坑則橫木有礙

故脫之而後進帆

是弱風之名不帆

風則車輕故得出

玩也校輪一作

投於輪

附注甚訓教杜以

意解之爾說文引

無顧不欲見顧曰趙使在後使老稱也怒之使下

逢大夫與其二子乘逢氏音龐蜀本作逢謂其子

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

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

投衡乃出還便旋不進旃大旗也拔旗拔衡上使

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旃

人甚之脫局甚教也局車上兵闕○甚其器又局

先左以乘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廣兵車○楚

以此始亦必以終則止軍中易乘自是楚之乘廣

前橫木西京賦云旗不脫局薛綜云局所以止旗也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旃

局薛綜云局所以止旗也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旃

局薛綜云局所以止旗也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旃

局薛綜云局所以止旗也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旃

局薛綜云局所以止旗也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旃

局薛綜云局所以止旗也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旃

局薛綜云局所以止旗也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旃

局薛綜云局所以止旗也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旃

局薛綜云局所以止旗也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旃

局薛綜云局所以止旗也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旃

局薛綜云局所以止旗也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旃

局薛綜云局所以止旗也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旃

局薛綜云局所以止旗也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旃

局薛綜云局所以止旗也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旃

局薛綜云局所以止旗也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旃

局薛綜云局所以止旗也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旃

局薛綜云局所以止旗也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旃

局薛綜云局所以止旗也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旃

動者 尸求屍也

表表識也 獲者被殺之名累即重也

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

表所指木取其音汝皆重獲在木下兄弟累尸而死楚熊

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罃知莊子之子

族家兵及還戰廚武子御魏錄下軍之士多從

之知莊子下每射抽矢收納諸廚子之房抽擢也

房箭舍射食夜及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

愛蒲楊柳可董澤之蒲可勝既乎董澤澤名河東

董池陂既盡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

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

可勝既手謂用之不可不也我不以好矢射楚貴人之子而實之吾之子其可得乎吾為此計者不可用好矢苟且為射故也

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穀臣楚王子及谷楚師

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不能成宵濟亦終夜有

聲言其兵衆將不能丙辰楚重至於邲重輔重也

及又直用反逐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

營以彰武功而收晉尸以為京觀積尸封土其上

京觀同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

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文武王克商作頌

曰載戢干戈載婁弓矢戢藏也婁輜也詩美武王

側立反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肆遂也

古刀反

補正言其軍無復部伍 輜重載器物糧食常在軍後故戰後乃至重直用反是京有二義一曰大也又曰與鯨通鯨好食小魚故喻不義之人 武作也 領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此武王崩後周公所作也國語可証 求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於是功業遠大信哉唯我武王

保之
頌皆一章言其卒
章者謂終章之句
也
我者民自謂也

今頌篇次桓第八
齊第九也
戰暴禁暴敗兵也
時夏保之保大也
者定定功也我祖
安民也綏萬和象
也屢豐豐財也

言武王既息兵又能求美德故遂又作武其卒章
大而信王保天下○夏戶雅反
日者定爾功武頌篇名者致也言武王其三日鋪
時釋思我祖惟求定其二三篇鋪布也釋陳也時

政陳教使天下其六日綏萬邦屢豐年其六六篇
歸往求安定

數也言武王既安天下數致豐年此三六之
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次第夫武
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故

使子孫無忘其章者之篇章使今我使二國暴骨
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

天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

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幾危也

反馬得於度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動

則年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
宮告成事而已祝先君武非吾功也古者明上伐

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
以懲淫慝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晉今罪無

所晉罪無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觀
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傳言楚莊有是

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

古者師行必以遷
廟主行載于齊車
為此遷主作宮於
此祀之告戰勝也
服云使楚師來入
鄭分鄭國以半與

楚以半立魚臣而
已擅其權也

附注入楚師謂自
往諸楚師耳

時世禍亂必有憂
病者於何其所適

歸乎
而四月篇

楚數三日

而訓則附注歇息
也困獸猶鬪此語

又見定四年然彼
文意少異

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僕叔魚臣也君子曰史佚

所謂母怙亂者謂是類也言恃人之亂以要利也

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詩小雅離憂也瘼病也

何所歸乎歎歸於怙亂者也夫恃亂則禍歸鄭伯

許男如楚為十四年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

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貞子士渥濁城濮之役晉

師三日穀在八年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

憂如有憂而喜乎言憂喜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

也歇盡也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

按知猶見也見慎
得公喜而後可知也喜見於顏色曰莫余毒也已

既勝其軍又殺其
國相是再克也

進退此迫論林父
平日為不可殺也

疏孔安國孝經傳
曰進見於君則必

竭其忠貞之節以
濟國事直道正辭

有犯無隱退還所
職思其事宜獻可

否以補主過一
說此則以忠為

進以自補過為退
耳申公以下乃

補叙前事也或以
蕭潰為衍者非也

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

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

及

既亦誤矣禮記鄭注續新綿也謂生也舊說河魚腹大字句一說河魚絕句猶云如為河魚是本疏義見下按麥麴作酒之物翻窮即其也

疏水厄似河中魚久在水內則生腹疾一說河魚之病自內及外故腹疾似之林注將有河魚腹病奈何

邑者叔展自謂也若汝也此與哀十三年若登首山以呼曰與矣乎相似

勉之拊撫慰勉之○讀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綿也言

說以忘寒○缺逐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

申叔展也無社素識叔展故因申叔展之○傳音附

還音旋號戶到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

乎曰無交麴窮所以無濕欲使無社悲沘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

○翻起弓及去六反河魚腹疾奈何叔展言無藥曰日於

智井而拯之無社意解欲入井故使叔展視虛廢

廢井也字林云井無水也若為茅絰哭井則已叔展又教結茅

應以為信○經直結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

經存焉號而出之號哭也傳言蕭人無晉原穀宋

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原穀曰恤病討貳

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

也宋為盟故伐陳陳貳於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

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衛成公與陳共公

背盟救陳而以死謝晉為十四年衛殺孔達傳○約於妙反又如字

經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無傳

故冬晉殺其大夫先穀書名以

傳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夏

疏原穀杜譜以為雜人則不知誰之子也先軫或稱原軫此蓋先軫之後此時趙氏有原同蓋分原邑而共食之也

救之者救衛也

宋伐陳討貳也救蕭血病也背盟之罪惟宋可免也華椒之罪即承群偽之言也

是甚晉刑又尤數罪故云爾

按此謂晉人尋去年冬清在盟載之言也此尋即釋求意也非重漏所歸謂歸罪其謀臣以說於晉也

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救蕭在君子曰清丘之盟

唯宋可以免焉宋討陳之貳今宋見伐晉衛不顧

也華椒之罪累及其國故曰唯宋可以免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

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

也己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盡滅其族為誅甚故曰惡之來也清

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尋清丘之盟以責衛使人弗

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

我說欲自殺以說晉○說如字又音悅以說晉悅又如字罪我之由我則為

政而充大國之討將以誰任九禦也謂禦宋討我則死之為明年殺

經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盡名皆盟于大國罪之夏

五月壬申曹伯壽卒無傳文十年盟新城晉侯伐鄭秋九

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無傳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

穀傳

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殺以

告故免于伐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

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諸殺大夫衛亦皆告

任其罪也大國宋也衛所以得罪由我禦宋說九字絕句大國謂晉朱云我不引罪自殺是九晉也曹文公卒于宣公盧立鄭叛晉即楚宜晉景自將以伐之也故書晉侯

宣十四年
成訓平女衛侯之
女男子謂妻為室

使鄭自謀而來服

補注楚子忿晉伐
鄭欲伐宋而無名
故不假道以起怨
也其聘晉非為好
也怠晉之救宋也
按晉不問添曰字
與以稍友言

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以有平國之功故以使復

其位襲父位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晉敗於邲告於

諸侯鬼焉而還鬼簡閱車馬中行桓子之謀也曰

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

十二年子良質於楚子張穆公孫○行音杭質音致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

以子良為有禮故召之有讓國之禮楚子使申舟聘于

齊曰無假道于宋申舟無畏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

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文十年楚子田孟諸無畏扶宋公僕

馮○馮皮水反曰鄭昭宋聾昭明也聾闇也晉使不害我

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犀申舟以

死○使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

我也鄙我亡也以我此其邊鄙是與殺其使者

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

袂而起袂振也履及於室皇室皇寢門闕劍及於

寢門之外車及於蒲晉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冬

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

子告高宣子桓子晏嬰父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

於魯矣子家歸父字懷思也懷必貪貪必謀入謀人人亦謀

曰覽往不假道求
不假道是以宋為
鄙野也注為鄙邑
也杜說本此又無
按出覽宋殺文無
畏於楊梁之隄莊
王方削袂聞之曰
嗚投袂而起削割
縫衣也及晉追
而反之也
疏樂謂樂居言位
也懷也謂思高
位於魯也思高位
必貪貪必計謀他
人既謀去他人他
人亦謀去己
言魯國風土可樂

子家歸父字懷思也

子家其亡乎懷

免免罪也聘使卿
往也朝君自親朝
也於是者者主
人之事也

加貨加增於常也
此庭實亦主人所
陳也詳信廿三年
劉炫以為實所缺

劉云此節若行聘
不宜言主之禮備
非也言彼禮備者
所以勸君行也
林注君大夫始特
會楚九平不書心
隔天下之故而後

己國謀之何以不止為十八年歸孟獻子言於

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物上帛

於是有庭實放百主人亦設豆百朝而獻功其

治國若征伐於是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容

威儀容顏也采章車服文章也嘉淑令辭稱謀其

讚也加貨命宥幣帛也言往共則來報亦備今楚

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進也言責而

在宋君其圖之公說為明年歸父

經下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于宋夏五月宋

人及楚人平平者總言六月癸卯晉師滅赤

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

秦人伐晉無傳下札子殺召伯巳伯下相殺之辭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棣無傳無初稅畝

其公曰吾猶不足遂以為常故曰初冬蠶生

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于宋終前宋人使

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伯宗

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言非天方授

左傳 卷十一

晉楚莊得宋天下
將有南北之勢故
始書之人者象辭

除去公田之外又
稅私田之十一也
蓋一夫百畝以十
畝歸公今又復其
餘畝稅之更十取
一耳履畝數梁傳
文也

兩下相殺則殺者有罪王札子殺召伯巳伯
蓋經文倒札字○和側八反召上照反
秋螽無

以冬生遇寒而死故不成冬蠶
○蠶悅全及字林尹絹反
饑風雨不和
五稼不豐

按漢書引此無高下任心句林詳事之高下在此心能度時而制官附注藝大沢也一日沢之水希者山藝二物存之天道之於物不容使之完美也

林詳楚子凡三強解揚便反其言非我許賂而失信不報汝則自棄其情也人君能制作

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

度時川澤納汗受汗濁山藪藏疾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

璋瑜匿瑕匿亦藏也雖美玉之質亦或居藏瑕穢國君含

垢恥大之道也晉侯耻不救宋故伯宗為君其

待之待楚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

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

言反言晉不救不許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

告之樓車車上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

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

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

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

之主也義無二信欲為義者不行兩信信無二命欲行信者小受二命

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雲雲慶隊也

又于敏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其死而成君命

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已不廢命下臣獲考考成也死

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積九

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未服宋而去申叔

命令是義也

以臣之信載君之

義而行之是為國

家無疆之利楚子

行賂是不知制命

之義也為臣而不

辱君命以死是能

享其天祿也成

其君命也死則死

耳復何求焉按林

註死一字句恐非

猶言一死之外又

求何事也

孫鑛云轉折皆有

叙第多四字句遂

覺方而不沉動

按孫子鄉間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

因其官人而用之

注守將典守其事

之將傳云謁者舍人皆秦漢之官名

或以易子析骸為古語然觀哀八年

景伯語則為實事公羊傳變作炊

補正衆其不備劫之與盟也疏牀上

之盟私盟也盟曰是兩國平後共盟而楚人為此辭耳非私盟之辭

時僕也僕御曰築室及耕者宋必聽命從之築室於宋分兵

歸田示無去志王從其言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及之

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

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曰敝邑易子而

食析骸以爨爨炊也○析思雖然城下之盟有以

國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不去我三十里唯命是

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

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楚不詐宋宋不備楚盟不書不

音致

告○價

潞子嬰覓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

政而救之又傷潞子之目酆舒管侯將伐之諸大

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僇才勝絕異也言有才藝

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僇才雖

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著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

地三也仲章潞賢人也黎氏黎侯國上虐我伯姬

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僇才而不以茂德茲益

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

其命審其政令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

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

諫師是非之端矜人臣以能高天下

也

史記紂智足以拒

附注其命謂天命

二詩則在衛風

林注言何補於事按詩式微及旄丘序言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疑此時事下文云立黎侯而還是也此

以声以為皆出亡之下 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故文謂之字也 按正字之反即為之字說文之篆作五乃反正字徐鉉曰尚書惟正之供反正不供故曰之周礼大射共三之皮為之以避矢通志正乃射侯正以受矢之以避矢是相反也一說之可之誤而弥殄反避箭短牆也說文不見也卒終也後終立之也非此時事

紂由之故滅也由用天反時為災寒暑地反物為妖羣物失性

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

于曲梁辛亥滅潞曲梁今廣平曲梁縣也書癸卯從趙鄆舒奔衛衛

人歸諸晉晉人殺之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人

皆王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王子捷即王札子卒

立召襄襄召戴公之子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略取也稷晉地河東聞喜縣西有稷

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略取也稷晉地河東聞喜縣西有稷

山壬午七月二十九日晉時新破狄土地未安立權秦師之弱故別遣魏顆距秦而東行定狄地

黎侯而還狄奪其地故及維魏顆敗秦師于輔氏

也晉侯還及維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

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武子魏顆之父疾病則

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

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充杜回也杜

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

也而女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傳

示教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千室亦賞王伯以瓜衍

之縣伯子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

秦之力人也此句收上起下治謂病間之時補正凡人病未昏酒未醒皆曰治列下鄆折謂了產曰子矣不時其治也謂祠其醴時邱氏云治亂一字為千古孝子開兩大路從父之命豈得為孝亦此意

氏矣伯桓子字邲之敗晉侯將殺林父士伯諫而止羊舌職說是賞也

向父音悅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

康請庸用也祗敬也物事也士伯庸中行伯言文王能用可用敬可敬

用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

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錫賜也詩大雅言文

王布陳大利以賜天下故能載率是道也其何不行周道福流子孫施式政及

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

十年厲叔必有大咎劉康公曰季也厲叔趙同也人奪之能矣

心之精爽云云二十五午傳文信心之精爽是謂魂魄為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

八年晉教趙同傳成八年晉教趙同傳

藉周法民耕在畝公川上以豐財也冬蟪生饑

幸之也蟪木為災而書之者幸其冬生不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盡其餘黨上會稱人從告夏成周宣榭大

別在洛陽者爾雅曰無宰曰榭謂屋歇前秋鄭伯

姬來歸冬大有年鄭音談

傳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辰鐸辰不書二月獻狄俘獻俘晉侯請于王戊申

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且加以大傅之

天子太傅三公之官諸侯太傅孤卿之官與命云公之

藉田借也民之田穀出於公用不過取所借之田藉秦昔及借也

服云宣宣揚威武之意成周周之

都此榭別在洛陽講習武事則往就之歇前者無辭也如今之廳亭也

榭上有屋謂之榭

孤四命鄭衆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晉朝王亦置之文六年有太傅陽子太師賈佗則皆置二孤矣

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稱舉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言善人居位則無不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戒懼遠于萬反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秋郊伯姬來歸出也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毛召之難故出矣冬

疏人火從人而起人失火而害故得指火體而謂之火天火自然而起不能本其火體故言其所害為災

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原襄公周武子私問其故禮薦而殺蒸故怪問之武子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之體薦享則半解其體而宴有折俎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其儉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諸侯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傳

象武下上或有季字依注則有者為是林注季氏句而汝也殺切肉也公侯來朝王禮之有享有宴享有體薦薦其半體謂之房烝不食故不辭折是示儉也宴有殺烝可食是示惠也若卿來聘雖為設享其禮用宴士會卿也故享之用宴禮程大昌云拆當音舌言破碎也許昭公卒靈公立蔡文公卒子景公固立

大夫州佐也殺烝烝升也武子私問其故禮薦而殺蒸故怪問之武子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之體薦享則半解其體而宴有折俎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其儉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諸侯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傳經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無傳與文何盟錫丁未蔡侯申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復葬星曆夕許昭公無葬祭文公無傳六月癸卯日有食之無傳

林注同盟至新城而再見斷道之後

不曰同盟者寡矣或云魯衛曹邾皆

隣時宋與楚平若以未為道東侵則

四國實為門戶而唇齒相依斷道之

盟不可已也穀梁云晉卻克敗

衛孫良夫戰婦人乃頃公之母蕭同

叔子沈氏引穀梁云卻克敗孫良夫

耿想是古本杜用之家所不與舅氏

同心者所不與崔慶者所不殺子者

朔官也。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斷道晉地。○斷秋公至自會。傳冬十有一月壬午

公弟叔肝來。傳例曰公母弟。許乙反。

傳十七年春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徵召也。欲齊

頃公唯婦人使觀之。卻子食婦人笑於房。階故笑

之。頃獻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復

渡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

無復命矣。欒京廬。卻克之弟。使得齊。郤子全請

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私屬家奴也。年戰

所不嗣事于齊者

于所否者此類皆

用所者二字此無

者字朱云所誓辭

也太室云不得齊

事謂卻克使徵會

齊侯侯遠不明答

卻克方怒婦人笑

先歸謀伐之故留

其介必得齊之答

也亦通不許請者

時武子為政故也

執齊使者武子將

老不出聽政故也

林注今則皆言晉

之群臣待人不信

或云此段有脫舉

言上添今諸侯上

于鞞傳。○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

及斂。高固逃歸。斂復會于

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音權。又音卷。辭齊人晉

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湍。

子不書。非卿野。苗賁皇使見晏桓子。賁皇楚鬬椒

氏而奔晉。食邑于苗地。晏弱時在野。上歸言於晉

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

言。汲汲也。○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

也。齊君恐不得禮。禮不見。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

添故看
朱注寧會晉而就
死焉今又從而執
之是齊侯左右沮
止者其言實矣久
久執也陸云三子
被執齊人必有悔
遣使來之心或將
皆晉是成其悔也
按林注以左右為
四子之人未知孰
當杜意或云若使
君好絕吾罪重矣
寧往就死上來者
謂他人下來者謂
三子也
以類者謂止於一
事也君子怒無道

或沮之沮止也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
斂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
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彼齊人以懷來者吾又執之
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
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反者高固謂得
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拘執
使得逃去也傳言晉不能修禮諸侯所以貳
老致他初受隨故曰隨武召文子曰變乎吾聞
之子後更受范復為范武子
之喜怒以類者鮮文子會之子變易者實多遷

而討之喜有道而
福之皆為已亂也

也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和亂庶遄已

卻子之怒齊雖云
人情其意或者欲

已者必益之卻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

已禍亂於齊乎弗
能已其禍亂者則

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卻子逞其志庶有豸乎

必反從而增益之
方言云豸解也

也欲使卻子從政快志以止爾從一子唯敬

劉云再言九者前
九據適妻子為文

弟也凡天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以凡

後凡嫌妾子為君
母弟不得稱弟故

凡稱弟皆母弟也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稱

更言凡也秋例母
弟見于經者二十

之事則仍舊史之文惟相殺害然後據例以示義

而傳之所免者六
條而已

所以篤親親之恩崇友于之好釋例論之備矣

公伐杞林注自是
內不書君將征伐
在大夫也 卿書
名氏大夫稱人此
稱人故知大夫
莊王卒于兵王審
亦九葬從彼臣于
之辭皆曰公若書
楚葬當從彼所稱
云葬楚王故不書
也童夷卒不書楚
亦以之常猶例事
可善故特書之雖
特書略之也
秋文筆本作櫻亦
作杞

經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無夏

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鄆于于鄆邾大夫就鄆殺鄆

甲戌楚子旅卒名吳楚之葬僭

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

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大夫還

會晉侯盟于緡以公子燿為質于晉晉帥還蔡朝

傳十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

會晉侯盟于緡以公子燿為質于晉晉帥還蔡朝

南郭偃逃歸晉既與齊盟于者解緩夏公使如楚

乞師欲以伐齊公不事齊齊與晉盟故懼秋邾人

戕鄆于于鄆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殺也所

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成二年戰楚於是乎有蜀

之役在成二年冬蜀魯地秦公孫歸父以襄仲之

立公也有寵歸父襄欲去三相以張公室時三相

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

宣叔季氏之黨也

季氏欲借題以去

婦父故宣叔始之

正言以自表終之

耶惡以奉執其怒

之者及言也一說
季文子之言如婦
罪于司寇不治故
宣叔怒謬矣
使者出聘君薨而
歸執圭復命于殯
外自西階不升堂
子即位不哭復命
如聘子臣皆哭喪
介入比卿哭出祖
括髮入門右即位
踊若在外存立介
于位南而身北面
執圭復命哭而退
括髮即位北面哭
而出以復命之語
語介使告于殯也

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適謂于惡齊外甥襄仲殺

不能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臧宣叔怒曰當其時

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于欲去之許請去之宣叔

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為司寇上行刑言遂逐東

門氏襄仲居東門子家還及笙子家歸壇帷復命

於介除地為壇而張帷介副也將既復命袒括髮

約髮以麻即位哭三踊而出依在國喪禮設遂奔齊書

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一

宣經十二年傲古堯反成陳直觀皆盟浦對反傅徐扶倪五計

故為于偽達求龜反爾雅云肉袒徒早所祐音芳大反海濱音翦

子淺呼報反厲宣鄭桓公友周厲王桓武鄭武公名滑下泯徐

軫於遙將中尹將將左將右皆放此先穀戶小反本又焉用

於虔許斬反服而率注子忽反乘繩證反如音挾輶音古幡芳元

見騎其寄勁吉政別也彼列等差初佳反又音挾輶音古幡芳元

息亮徐其夷反老無疆居良軍帥所類反下注有臧子

反故應應對壅於勇反本又大咎其九令鄭力呈邲音沈尹音嬖必

反徐甫詣反南鄉本又作管古緩反管城管叔所封使如所吏

驟仕救紂直九冒莫報縷力主箴章金賈其位要也一遙卒于忽

同五乘繩證反復以扶又反下序當其次一本作序當其少宰詩照

同及下夾輔古洽反舊毋廢音無候人戶豆反諂勅檢羣帥所類摩近附近

示聞音閑從者才用反下請使所吏反及熒戶局反於鮮音仙感暗胡

本憾今能好呼報反喪師息浪反警音景徹去起呂反帥將一音子七處慮

反為乘繩證反下三十乘元楚王更音庚迭直結反率奔子忽反下掬六

反右拒本亦作矩四十乘繩證反下從之萃似醉反脫肩徐公反不帆本又作

反差輕初賣反二十乘繩證反老稱尺證反廚武直誅反擢直角反陂彼官反將不

反子匠重也直用反君盍戶臙反韜也他刀反鋪時音普與反繹音亦屢豐力注反

同不競其敬反宜僚了彫反言說音悅司馬卯馬鮑反以禦魚呂反不解音蟹

習字林拯拯救之乃應應對之無守于又反宋為于偽反陳其音恭舊好

反呼報欲背音佩經注同經十三年傳累及劣偽反使人所吏反而九苦浪反

經十四年傳以妻七計反為鄰丁偽反閱音悅惡宋音烏鰥力工反殺女音汝

見犀賢通反袂向世反屨九具反室皇門闕反公說音悅經十五年

路音路別種章勇反王札子徐側反倒札丁老反螽音終稅始鏡反復十扶又反傳度

時待洛反藪素口反匿瑕女力反含垢古口反亦音垢為說干偽解揚無

降戶江反櫓魯音女則音汝廢隊直類反其守手又反將于匠反利道音利骸音骸

本又作骨公羊傳作爨七亂反斃婢世反豐芳忠反潞相息亮反耆酒音耆

黎禮兮反穎苦果反復立扶又反雜音洛必計必以徇似俊反本或作必同

同其治直吏反下以九苦浪反以瓜古華反衍以善反君我息浪反叔向音叔

卷二十一 文

也夫音扶倅音芳夫音夫不敬一本作魄音普白音白經十六年留吁反况音于別種音章

又并音必政反一宣謝本又作樹音同傳鐸辰待洛黻音弗將中音于大

傳音泰也夫音扶兢音居兢音陵亦作音於諺音彥之難乃且反復亂扶反殺音尸交

烝之承經十七年傳跛而波可不復扶反樂京廬於反孟音力孟音力孟音力孟音力

楚免反音居反汲汲音急君好呼報反為是干偽反犯難乃且反將焉於反不拘音九

反復為扶反者鮮息淺反如祉音恥鳩乎本又作豕注同鳩音解解音蟹

見方嘉好呼報反經十八年子臧子即僭而于念反以徵如字明也音本

反止也魯竟也音境今傳為質致音解緩佳音日弑音試注同弑

從父他以別彼列一朝卒暴寸忽大援于春反也夫音扶請為于偽介

音祖音但括髮音括反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二

成公起元年盡十年

晉 杜氏 集解
唐 陸氏 音義

尾張 秦 鼎 校本

成公名黑肱宣公子謚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二月辛酉葬我君宣

公無無冰無傳周二月今之三月作丘甲周禮

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四

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

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甸繩證反斂力

疏丘甲此註多是
司馬法文然以周
禮冠之者言此是
周之禮耳不言周
禮有此文也甸即
乘也車一乘甸所

成元年

出故以向為名今魯使仁出之乃四倍於常旬徒練反又繩證及頌氏引李靖說曰廿五人為甲一仁前日出十八人今出一甲廿五人故曰丘甲戎既與周平無備要其無備將遂往伐其國也

得罪於神故不祥祥吉也福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地晉秋王師敗績于

茅戎茅戎戎別種不言戰王者至尊天下莫之得校故以自敗為文不書敗地而書茅戎明為

告○茅亡交反冬十月

傳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平戎十七年鄭垂之役詹嘉處

瑕故謂之瑕單襄公如晉拜成單襄公王卿士謝晉為平戎○單音

善為于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康公王季子也戎平還欲要其無備

偽及○徼古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叔服周內

佩下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

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徐吾氏茅戎之

別為齊難故作丘甲前年魯乞師於楚欲以代齊楚師不出故懼而作丘甲

及下同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與晉盟秋上

人來告敗解經所以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完治完城郭

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

同我也同共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逞解也

齊侯伐我傳齊音蟹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

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新築衛地皆陳曰戰大崩曰敗

一說完當作字字之誤也然非杜意賦車馬也

齊既黨楚必來伐魯同我同伐我也

林注衛大夫帥師于是始

書魯四卿是各自為帥也自文之季年而無使介至是而無將佐魯三家之勢成矣

齊桓召陵退而盟禮楚也卻克袁婁進而盟壓齊也忿甚

釋例土地名寧與袁婁並闕不知宋文公卒于共公固立衛穆公卒子定公滅立

禮卿不書公侯會

績四月無丙戌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丙戌五月一日

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

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魯乞師於晉而不以與上

上行於下非匹敵和成之類例在宣七年曹大夫常不書而書公子首者首命於國備於禮成爲卿

故也鞏齊地○郤去逆反鞏音安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

及國佐盟于袁婁穀梁曰鞏去齊五百里袁婁去齊五十里八月壬午

宋公鮑卒未同盟而赴以庚寅衛侯速卒宣十七年盟于

斷道據傳庚寅九月七日取汶陽田晉使齊還魯故書取不以好得故不言歸好呼報

及冬楚師鄭師侵衛子重不書不親伐十有一月公會楚

則貶之而稱人自屈完以來楚大夫皆無氏族而書公子自嬰齊始

傳爲置盟發而兼爲楚臣示例也畏晉竊盟故曰置盟言此盟終不固是置之之道也說窮乏不得已而盟

盧蒲複姓出自桓公就魁其名

賻去衣磔之也方言云賻也林注親鼓士絕句依卻克傷矢下疏則鼓字爲句

公子嬰齊于蜀公與大夫會不貶嬰齊者時有許蔡之君故丙申公及

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

人鄆人盟于蜀齊在鄭下非卿傳曰卿不書置盟也然則楚卿於是始與中國準自

此以下楚卿不書皆貶惡也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龍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頃公

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攻龍門也龍人囚之齊侯曰勿

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竟弗聽殺而賻諸城上賻

也○賻普各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

及巢丘取龍侵巢丘不書其義未聞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

成一年

林注衛使四子侵齊未至齊境故言將侵齊或云將字衍

左繡夏五經闕文夏有傳闕文郭公經訛字閏月傳訛字林注我此句於此禦也孫子乃止疏上子指斥孫子其言並告諸將言皆不對者孫子寧相向會皆不對也下子乃專與孫子言此段疑有闕文守邑大夫呼為某如孔子父鄉邑

大夫傳稱鄉人統是也
四周一作四面周禮注云四面象宮室四面有牆軒縣三面其形曲鄭玄云樊讀如擊帶之擊謂金馬大帶也纏金馬鞅也皆以五彩屬飾之禮藏於車服之中也平成也每事有利所以成就下民也按自假至與自與至見奪晉六卿是也家語王註器禮樂之器名車卑之名按名器二句

左傳 卷十一

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齊伐魯還相遇於衛地良四世孫甯桓甯俞子○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相息亮反向舒亮反

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言無以若知不能

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關文失新石

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成子石稷也衛師已敗而孫良

夫復欲戰故成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

子欲使須救子國卿也隕子辱矣隕見於以衆退我此乃止於

此禦也日告車來甚衆新築人救孫相子齊師乃

止次于鞫居鞫居衛地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

桓子桓子是以免于奚守新築大夫既衛人賞之以邑賞

辭請曲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四周繁纓

以朝許之繁纓馬飾皆諸侯仲尼聞之曰惜也不

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號君之

所司也名以出信名位不愆信以守器動不失信

器以藏禮車服所以禮以行義尊卑有禮義以

生利得其宜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

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桓子還

於新築不入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

昭卅二年史墨亦有此語

按不中猶不堪也疏本作無能非也故居家必備云但談以不可用為不中用自晉時杜預已有此語今本作無能似後改之將上軍一作佐誤也疏宣十七年士會請老卻克將中軍當是荀首佐十軍荀庚將上軍故

師皆主卻獻子宣十七年卻克至齊為婦人所笑

皆不以國命各自謂卻克故不書晉侯許之七百乘五萬二千卻

子曰此城濮之賦也城濮在衛有先君之明與先

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不中為請

八百乘許之六萬卻克將中軍士燮將上軍范文子代

荀欒書將下軍趙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

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

子將斬入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

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不欲使韓厥獨受謗帥從

今士燮代荀庚將上軍也卻子匿為

救來本情及使速以徇示已亦同意

按平且明朝也見於上

叙憾報伐也請於大國代荀寬也

齊師丁萃華齊地六月壬申帥至于靡奔之下靡奔山名

○音摩音雜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

不腆敝賦詰朝請見詰朝平日見賢遍及對曰晉與魯衛

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謂齊

衛自稱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帥淹

於君地輿衆也淹久也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言自欲

命須君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

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築石以投人築石也禽

之而乘其車既獲其人因釋其車繫桑木焉以徇齊

傳云築石通用大石礫而碎之以投入也一說與揲揭同擊也

賈音古

附注剪齊斷也

破莖滅薊滅也莊

子皆滅一作擄滅

使物齊整如靜也

此而下或有後字

非不被甲恃勇輕

敵且欲易進也

疏雖天子諸侯自

將兵者亦親旗鼓

以命衆也

壘將至齊壘以桑樹白欲勇者賈余餘勇賈買也言已勇

有餘欲突西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

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

而朝食姑且也翦盡也陳直不介馬而馳之甲

也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中軍將自執

而擊鼓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

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張侯

也朱血色血多汗車輪御猶不敢息折之設及殷

於關及又於辰及音鳥又一故反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

苟有險地必下助

推之恐車敗也

一人猶一乘也即

指中軍大將一人

秋文病字絕句附

注連下為句是

國語甲冑而效死

戎之政也

援引也抱擊鼓杖

也解張自已并轡

代郤克鼓也

逸奔出也

車下豈識之然了病矣以其不識子推車張侯

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

可以集事殿鎮也集成也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

大事也環甲執兵固即死也環貫也即就病未及

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

從之晉師從郤克車齊師敗績逐之三

周華不注華不注山名韓厥夢子輿謂亡日

且辟左右子輿韓厥父故中御而從齊侯居中代御者

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

將者在左

者皆在中

左傳

宣二年傳曰戎昭

果毅以聽之之謂

禮殺敵為果致果

為毅是殺敵為禮

肘臂節也謂左右

為以處故以肘排

退之定安也俯

而安隱其右之斃

者左繡此處虛歎

疏言此者為下丑

父與公易位由厥

之俯張亦助厥定

右故並不見之也

周禮士乘棧車棧

轉音同孫鐵云丑

父蛇傷當是千甲

夜事水經注華泉

華下注山一泉水

子而射之非禮也

車下越隊也射其右斃于車中

韓厥曰請寓乘

肘之使立於後

也右被射仆車中故逢丑父與公易位

華泉驂絙於木而止

於轡中又仕諫及同車也蛇出於其下以肱擊

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

韓厥執繫馬前

首奉觴加璧以進

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

偽為于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

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

齊侯羞故言二君此蓋韓厥自

處臣僕謙敬之飾言敢告不敏攝

乏言欲以己不敏攝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

周父御佐車宛棧為右載齊侯以免

扶廢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

代其君狂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不

或云二八三出皆

君使公取水逸去

從君還丑父詐為

敢告臣雖不敏願

脉相屬空漸向下

下文敢告不敏語

或云二八三出皆

君使公取水逸去

從君還丑父詐為

敢告臣雖不敏願

齊侯不知戎禮

射食亦及下皆同

射其左越于

射其右斃于車中

慕母張晉大夫萬壽也

從左右皆

韓厥俛定其右

將及

逢丑父與公易位

驂絙於木而止

蛇出於其下以肱擊

韓厥執繫馬前

首奉觴加璧以進

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

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

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

齊侯羞故言二君此蓋韓厥自

處敢告不敏攝

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

周父御佐車宛棧為右載齊侯以免

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

代其君狂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不

或云二八三出皆

君使公取水逸去

從君還丑父詐為

敢告臣雖不敏願

脉相屬空漸向下

下文敢告不敏語

或云二八三出皆

出入齊軍也免婦

入軍又二次投身

出入最後出衛狄

衛陳自徐關歸矣

此說本劉而異于

杜存考以疑必誤

林注猶以費齊齊

侯入于衛師衛亦

畏而不害而逸之

目護肩也抽戈未

詳十七年抽戈結

社於三都於其位

王于國隱十一年

拔棘以逐之是皆

欲害之也或云抽

當作以誤寫也收

抽同音 辟女子

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

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二入三出重其代也故入

故反音壬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齊師大

退心故齊侯輕出其衆以帥厲退者遂入狄卒

狄卒者狄人從晉討齊者輕遣政及逆補詳反

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狄衛

之強故不敢害齊侯皆共免遂自徐關入齊侯見

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所過城邑皆辟女子使辟

齊侯單還故婦人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

徒免乎曰免矣銳司徒主銳兵曰苟君與吾父免

矣可若何言餘人不乃奔齊侯以為有禮先

君後問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辟司徒主壘壁

予之石窳石窳邑名濟北盧縣東有地名晉師從

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丘輿馬陘皆齊齊侯使賓

媚人賂以紀媚人國佐也獻玉既皆滅紀所得紀魚董反

言音彥又音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

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同叔蕭君之字齊

質音致下同乃且反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

畝使壟畝東西行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

左傳

卷十一

一說辟說作關猶

周禮司寇前王而

辟孟子行魯人十

五年辟重皆同按

周禮昏人為辟積

文婢亦友

杜譜云國佐賓媚

人武子見於經傳

不知賓媚人是何

等名號也晉如不

許和欲戰則欲更

戰夫人笑克于房

故欲質以辱之

按晉文公伐衛東

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而

質音致下同乃且反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

畝使壟畝東西行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

質音致下同乃且反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

畝使壟畝東西行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

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

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

命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乃非德類也乎賜同類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

宜而布其利宜播殖之物各從土宜故詩曰我疆

我理南東其畝東從其土宜今吾子疆理諸侯

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循壘東行

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及先王則

不義何以為盟土其晉實有關四土之王也

文武之樹德而濟同欲焉樹立也五伯之霸也

晉文或曰桓文宋襄秦穆楚莊勤而撫之以

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

也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適故百祿來聚適聚也

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諸侯害不然

不見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日子以君師辱於

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戰而日犒為孫辭

君之震師徒撓敗震動撓曲也吾子惠徼齊國之

不記晉惠齊國不

又辭也

士卒之勞於外師

象枯槁以酒食勞

之謂之犒師或云

成二年

卷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

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

命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乃非德類也乎賜同類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

宜而布其利宜播殖之物各從土宜故詩曰我疆

我理南東其畝東從其土宜今吾子疆理諸侯

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循壘東行

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及先王則

不義何以為盟土其晉實有關四土之王也

文武之樹德而濟同欲焉樹立也五伯之霸也

晉文或曰桓文宋襄秦穆楚莊勤而撫之以

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

也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適故百祿來聚適聚也

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諸侯害不然

不見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日子以君師辱於

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戰而日犒為孫辭

君之震師徒撓敗震動撓曲也吾子惠徼齊國之

不記晉惠齊國不

又辭也

士卒之勞於外師

象枯槁以酒食勞

之謂之犒師或云

泯其社稷則齊國社稷之神福晉是徵齊國之福也支六年傳注震威也完全福幸之時指先時也劉云幸而勝亦當從晉命敝邑上添不然看按齊人元來疾惡魯衛今不許其和則相仇之心甚於今日

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燼似刃反背城借一欲於城下復借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言完全之時尚不敢違敢不唯命是聽言今若不幸則從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諫卻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謂觀磨雖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暱女乙反我亦得地齊歸而紓於難齊服則難緩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賦輿猶兵車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

生求利以有所得皆言可用藉手矣舊史先闕故仲尼修經無之定八年經書公會晉師于死是例也釋例先路者革路若木路或云先或云次其受之於王則稱大疏所建大白大麾所服韋弁冠弁司馬司空本卿官晉以三軍將佐為卿之號此為大夫也司馬主甲兵司空主營壘

復於寡君藉薦復白也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魯鄭會大夫歸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鄆上鄆地闕公會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三帥郤克士燮欒書已嘗受王先路之物司馬司空與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晉司馬司空皆大夫也皆魯侯賜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燒蛤為炭以瘞穢多埋車重器備重猶多也重直恭反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四阿四注椁也

也車馬塗車茅馬也殺入衛死者曰殉言殉還其左右也阿棟也四角用棟也翰幹也當墻兩邊障土者故知在旁槍如舍舟之會會在舟上故知槍亦在上皆棺飾也伏死伏死節以義爭之也何用為臣疏是不成臣也言雖有若無林注何用此人為臣疏大門之內外皆謂西東面也婦人在堂寔在門內禮也今三子哭于門

皆王禮○翰戶且及一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音韓槍古外反又音會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三子者君生則縱其惑謂文十八年殺母弟須○因起呂反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若言何用為臣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師還過衛故因弔之未復命故不敢成衛人逆之逆於門外設喪位婦人哭於門內喪位婦人哭於堂寔在門外故送亦如之遂常以葬此葬行楚之討陳夏氏也在宣十一年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周書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蠻鄭姬之兄殺死無後殺御叔御叔夏姬之夫亦早死弑靈靈侯陳靈侯也戮夏南夏姬子出孔儀孔寧儀喪陳國楚滅陳陳○陳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言息浪反易得無為取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及乃止王夏姬以速之言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邲戰在宣十二年

外故婦人亦上堂移在門內也疏自此有鄰國弔者常行此禮而至於韓補正葬禮有進無退故也按唯穆公喪用之也他公則否按子靈自以取禍死耳似天鐘美於是致使物無兩大故以此罪之也史注引傳文不出子靈人之有生實為難保重生猶死況取效婦當必速死莊王莫主故以義理正之反儒夫

左傳 卷十一

成

故以禍患場之

臨聘則為妻奔則

為妾導之云女歸

鄭國吾依禮聘汝

以為妻林注言吾

將就鄭聘汝巫臣

又使人詐言鄭來

召夏姬曰親來迎

尸如是淫婦何有

於前夫之尸徒以

此為多也

其子黑要烝焉黑要襄老子巫臣使道焉曰歸吾

聘女道夏姬使歸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若

必來逆之鄭音汝姻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屈巫音勿反

對曰其信知營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

弟也知營父荀首也中行伯荀林父也鄭之新佐

中軍而善鄭皇戍甚愛此子營也其必因鄭而歸

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王子楚公子穀臣也鄭

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

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入吾不反矣巫臣聘諸

鄭鄭伯許之聘夏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楚

室以行室家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申

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彙中衛風及鄭使介

及幣而以夏姬行幣副也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

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郤至以臣於

晉晉人使為邢大夫邢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錮禁

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

室以逃奔也

按竊妻以逃謂既

竊妻且盡室而逃

說文錮錮禁也鐵

器穿穴者錮鐵以

塞之使不漏禁固

此婚欲使送者言

之也

聘而及室以行國

中無譏察者何耶

林注巫臣往告齊

以出師之期是有

三軍之懼也一說

巫臣出奔他國楚

君必用兵討之是

有三軍之可懼也

又將私取夏姬則

是所謂期我乎桑

中者又有此喜也

一懼一喜宜矣其

盡室以逃奔也

按竊妻以逃謂既

竊妻且盡室而逃

說文錮錮禁也鐵

器穿穴者錮鐵以

塞之使不漏禁固

此婚欲使送者言

之也

聘而及室以行國

中無譏察者何耶

林注巫臣往告齊

以出師之期是有

三軍之懼也一說

巫臣出奔他國楚

君必用兵討之是

有三軍之可懼也

又將私取夏姬則

是所謂期我乎桑

中者又有此喜也

一懼一喜宜矣其

盡室以逃奔也

按竊妻以逃謂既

竊妻且盡室而逃

說文錮錮禁也鐵

器穿穴者錮鐵以

塞之使不漏禁固

此婚欲使送者言

之也

聘而及室以行國

中無譏察者何耶

林注巫臣往告齊

以出師之期是有

三軍之懼也一說

巫臣出奔他國楚

君必用兵討之是

有三軍之可懼也

又將私取夏姬則

是所謂期我乎桑

中者又有此喜也

一懼一喜宜矣其

盡室以逃奔也

按竊妻以逃謂既

竊妻且盡室而逃

說文錮錮禁也鐵

器穿穴者錮鐵以

塞之使不漏禁固

此婚欲使送者言

之也

聘而及室以行國

中無譏察者何耶

林注巫臣往告齊

以出師之期是有

三軍之懼也一說

巫臣出奔他國楚

君必用兵討之是

有三軍之可懼也

又將私取夏姬則

是所謂期我乎桑

中者又有此喜也

一懼一喜宜矣其

盡室以逃奔也

按竊妻以逃謂既

竊妻且盡室而逃

說文錮錮禁也鐵

器穿穴者錮鐵以

塞之使不漏禁固

此婚欲使送者言

之也

聘而及室以行國

中無譏察者何耶

林注巫臣往告齊

以出師之期是有

三軍之懼也一說

巫臣出奔他國楚

君必用兵討之是

有三軍之可懼也

又將私取夏姬則

是所謂期我乎桑

中者又有此喜也

一懼一喜宜矣其

盡室以逃奔也

按竊妻以逃謂既

竊妻且盡室而逃

說文錮錮禁也鐵

器穿穴者錮鐵以

塞之使不漏禁固

此婚欲使送者言

之也

聘而及室以行國

中無譏察者何耶

林注巫臣往告齊

以出師之期是有

三軍之懼也一說

巫臣出奔他國楚

君必用兵討之是

有三軍之可懼也

又將私取夏姬則

是所謂期我乎桑

中者又有此喜也

一懼一喜宜矣其

盡室以逃奔也

按竊妻以逃謂既

竊妻且盡室而逃

說文錮錮禁也鐵

器穿穴者錮鐵以

塞之使不漏禁固

此婚欲使送者言

之也

聘而及室以行國

中無譏察者何耶

林注巫臣往告齊

以出師之期是有

三軍之懼也一說

巫臣出奔他國楚

君必用兵討之是

有三軍之可懼也

又將私取夏姬則

是所謂期我乎桑

中者又有此喜也

一懼一喜宜矣其

盡室以逃奔也

按竊妻以逃謂既

竊妻且盡室而逃

說文錮錮禁也鐵

器穿穴者錮鐵以

塞之使不漏禁固

此婚欲使送者言

之也

聘而及室以行國

中無譏察者何耶

林注巫臣往告齊

以出師之期是有

三軍之懼也一說

巫臣出奔他國楚

君必用兵討之是

有三軍之可懼也

又將私取夏姬則

是所謂期我乎桑

中者又有此喜也

一懼一喜宜矣其

盡室以逃奔也

按竊妻以逃謂既

竊妻且盡室而逃

說文錮錮禁也鐵

器穿穴者錮鐵以

塞之使不漏禁固

此婚欲使送者言

之也

聘而及室以行國

中無譏察者何耶

林注巫臣往告齊

以出師之期是有

三軍之懼也一說

巫臣出奔他國楚

君必用兵討之是

有三軍之可懼也

又將私取夏姬則

是所謂期我乎桑

中者又有此喜也

一懼一喜宜矣其

盡室以逃奔也

按竊妻以逃謂既

竊妻且盡室而逃

說文錮錮禁也鐵

器穿穴者錮鐵以

塞之使不漏禁固

此婚欲使送者言

之也

聘而及室以行國

中無譏察者何耶

林注巫臣往告齊

以出師之期是有

三軍之懼也一說

巫臣出奔他國楚

君必用兵討之是

有三軍之可懼也

又將私取夏姬則

是所謂期我乎桑

中者又有此喜也

一懼一喜宜矣其

盡室以逃奔也

按竊妻以逃謂既

竊妻且盡室而逃

說文錮錮禁也鐵

器穿穴者錮鐵以

塞之使不漏禁固

此婚欲使送者言

之也

聘而及室以行國

中無譏察者何耶

林注巫臣往告齊

以出師之期是有

三軍之懼也一說

巫臣出奔他國楚

君必用兵討之是

有三軍之可懼也

又將私取夏姬則

是所謂期我乎桑

中者又有此喜也

一懼一喜宜矣其

盡室以逃奔也

按竊妻以逃謂既

竊妻且盡室而逃

說文錮錮禁也鐵

器穿穴者錮鐵以

塞之使不漏禁固

此婚欲使送者言

之也

聘而及室以行國

中無譏察者何耶

林注巫臣往告齊

以出師之期是有

三軍之懼也一說

巫臣出奔他國楚

君必用兵討之是

有三軍之可懼也

又將私取夏姬則

是所謂期我乎桑

中者又有此喜也

一懼一喜宜矣其

盡室以逃奔也

按竊妻以逃謂既

竊妻且盡室而逃

說文錮錮禁也鐵

器穿穴者錮鐵以

塞之使不漏禁固

此婚欲使送者言

之也

聘而及室以行國

中無譏察者何耶

林注巫臣往告齊

以出師之期是有

三軍之懼也一說

巫臣出奔他國楚

君必用兵討之是

有三軍之可懼也

又將私取夏姬則

是所謂期我乎桑

中者又有此喜也

一懼一喜宜矣其

盡室以逃奔也

按竊妻以逃謂既

竊妻且盡室而逃

說文錮錮禁也鐵

器穿穴者錮鐵以

塞之使不漏禁固

此婚欲使送者言

之也

聘而及室以行國

中無譏察者何耶

林注巫臣往告齊

以出師之期是有

三軍之懼也一說

巫臣出奔他國楚

君必用兵討之是

有三軍之可懼也

又將私取夏姬則

是所謂期我乎桑

中者又有此喜也

一懼一喜宜矣其

盡室以逃奔也

按竊妻以逃謂既

竊妻且盡室而逃

成二年

仕宦亦似

呂氏云恭王年

十三年耳其言可

以為方代納諫之

法明智與漢昭帝

伯仲

韋注兵凶事文子

後入故武子憂望

也林注以望為望

功非矣

屬猶注也

左傳文子諫與孟

之反對者敗入固

可後勝入又不可

先叙交吾知免矣

一本無知字

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

蓋覆也○自為于偽

及又如字為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

吾于偽反許不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為七年楚滅平臣族

晉南通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

也乎武子之會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

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

免矣知其不益己禍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

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

郤伯

○范賢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

遍反

制也變何力之有焉

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文子

報力變伯見公亦如之對曰變之詔也上用命也

書何力之有焉

說告也變書下軍帥故推功上軍

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

年公即位受盟于晉

元年盟赤棘會晉伐齊衛人不行

使于楚

楚不聘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

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帥子重曰君弱

寡人生十年而喪先君共王即羣臣不如先大夫

位至是三年蓋年十二三矣

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詩大雅文王以衆

詩文王篇

照君弱此下二君弱

橋故稱陽橋之役

林注楚侵魯及陽

乃與晉伐齊衛亦

受盟于晉

和好及成公即位

二君皆死不能作

於楚乞師伐齊而

按宣公末年求好

三字觀

使求上添之季年

使求上添之季年

猶用衆與下猶以衆克衆 屬托也 卽遣戒 善用之 善用我民之加以 爭諸侯也與下善 用其衆應 疏諸言御戎皆御 君之戎車此云彭 名御戎知王戎車 亦行也若君親在 車則君當車中御 者在左兵力之士 在右此王申雖行 王身不在故唯御 考一 蔡許 君居王車上若夾 備王然 蓋官叔不欲使楚

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儕且先君莊王屬之 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 尸閱民已責棄通責逮鰥施及老鰥救乏救 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 爲右王卒盡行故王戎車亦行雖二君弱皆強冠 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公賂之而退故不 亂冠古使臧孫往臧孫官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 無功而受名臣不敢退楚名楚侵及陽橋陽橋魯地 孟孫請往賂之以賂往孟孫獻子也以執斲執鍼

而遜辭以求免

織紅執斲所人執鍼女織紅織繒布者皆

百人公衡爲質公衡成公子以請盟楚人許平十

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人大說宋

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

大夫盟于蜀齊大夫不書其名非卿卿不書賈盟

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賈盟賈之蔡侯

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乘楚車爲左不書

則稱人諸侯不書皆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

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

凡會盟經殿之稱 入或總言大夫若 實是國卿本合書 名者傳卽顯其名 氏此齊之大夫傳 不顯其名爲非卿 故也按此盟鄭下 有齊曹邾薛鄭則 猶言齊國等之大 夫也

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詩大雅言在上者勳正其位則國安而民息也攸所

也暨息也○解佳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公衡逃

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宴樂也○以

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

東矣居辭也言後人必有當此患是行也晉辟楚

畏其眾也君子曰眾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為政猶

以眾克況明君而善用其眾乎大誓所謂商兆民

離周卜人同者眾也大誓周書萬億曰兆民離則

以眾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

襄廿二年傳誰居其孟椒乎注居猶與也檀弓誰與哭者按誰居此語例多例句魯國為公衡所棄此言大誓所謂諸者孔其意非本文也

淫色酒毀壞典

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式用淫洎毀常王命

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

功也兄弟甥舅侵敗上略國略經略法度○洎回

不獻捷者一敬兄善反勞刀報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

敬親睦告伐事而禁淫慝也淫慝謂醜掠百姓取

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

職司於王室鞏朔上軍大夫非命又奸先王之禮

齊捷余雖欲於鞏伯欲受其獻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

以非礼待人是為忝辱之

謂獻齊捷

不獻捷者一敬兄弟甥舅一禁方伯之過於醜掠囚俘也

大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言特地差久來撫王室者而不使命卿來也而字有力

大師大公望也抑豈責其遽加兵也曲禮五官之長曰伯其擯也曰天子之吏注謂三公也此謂不依獻捷之禮也獻捷必重於告慶朔上軍大夫也今降於卿禮一等是不失常也如此陸云晉人非禮王卻之可也今受告捷是畏晉而然傳蓋見其違常也私宴賜賄皆非禮勿書以為例也檀弓云有焚其先

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齊世與周昏寧故曰甥舅

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

不能對莊伯鞏朔○王使委於三吏委屬也三吏從子用反

者天子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

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

禮也勿籍相禮者籍書也王畏晉故私賄以慰鞏朔○相息亮反

經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鄰國非禮也辛亥葬衛穆公無傳二月公至自

伐鄭無傳甲子新宮災三日哭無傳三年喪畢宣公

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指此

凡邑多田曰田棘蓋屬汶陽者

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宗廟親之乙亥葬宋文公

無傳七月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

而葬緩七月自晉無傳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棘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縣○蛇

以支反如字大雩無傳以書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廬各如

赤狄別種○廬在良反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

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

孫良夫盟先晉後衛鄭伐許無傳不書將帥告辭略

傳 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伯牛鄭地

邲役在宣十二年遂東侵鄭晉潛軍鄭公子偃帥師禦之

聘而遂盟之于是始此二盟公與之盟也上云來聘盟又不地是盟於國都公親可知也故不言公鄭代許直舉國名傳無其說知是告辭略林注是狄鄭也其杜異矣存之

不書者尋之也

於是方此時也楚人畏其權要故許之

德荷恩也

使東鄙覆諸鄆覆伏兵也。○覆扶又反。敗諸

丘輿鄆丘輿皆鄆地晉偏皇戍如楚獻捷夏公如

晉拜汶陽之田前年晉使齊歸許恃楚而不事鄭

鄭子良伐許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

尸于楚以求知罃鄆之戰楚於是荀首佐中軍矣

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

曰一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

以釁鼓以血塗鼓為釁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

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國圖其

社稷而求紓其民紓緩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宥赦

兩釋纍囚以成其好纍繫國有好臣不與及其

誰敢德言二國本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

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上曰

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

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戮其不勝任若從君

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稱於異國首其請

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君不

而使嗣宗職嗣其祖宗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

任善也
身雖死而朽焉此
恩不朽腐死尚不
朽以示其至死不
忘也按此謂感私
恩而不能報也若
從以下卅一字一
氣讀若不以不
四十六字一氣讀
次及以次而及於
軍事也則蓋師全
軍而言偏師者謙

成三
矣不以私惠廢公
事忠於君是乃
不負楚君放歸之
惠所以為報也

荀林父職為中行
因以為氏於時卻
克將中軍荀首佐
之荀庚將上軍是

封疆雖遇執事將遇楚其弗敢違也其竭力致死

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上曰晉未可與爭

重為之禮而歸之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

棘不服故圍之僑如叔孫晉卻克衛孫良大夫伐齊

外如討赤狄之餘焉宣十五年等滅赤狄潞氏其

齊齊如潰上失民也此傳撰經之文而經無齊冬

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尋元年赤棘盟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尋元年公問諸臧宣

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卿孫子之於衛

其位在下

三軍將佐六人第

三為下卿則其餘

皆下卿也

在猶於也

良夫小國之上卿
荀首大國之下卿
是名位正當也

六年傳云韓厥將
新中軍今韓名居
首故杜依名次第
配其將佐

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人國之

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降小國之上卿當

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降

等上下如是古之制也古制公為大國侯伯衛在

晉不得為次國春秋時以強弱為大小國晉為盟主

其將先之計等則一人位敵丙午盟晉丁未盟衛

禮也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為六軍備王也萬韓

厥趙括鞮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賞鞮之功也

韓厥為新中軍趙括佐之鞮朔為新上軍韓穿佐

之荀騅為新下軍趙旃佐之晉舊自有三軍今增

史記齊頃公朝晉
欲辱王晉侯景公

辭之馬遷蓋諛說
此授玉為授王也
任當也視熟視也
其識之故也

或韋弁服朝皮弁
韋弁以韠韋為弁
又為衣裳上下同
服公皮弁迎賓則
韠亦皮弁

陸云稽友之囊在
子褚小不可以懷
大是也即囊也
賈人如晉以貿易
厚猶重也不可以
一時虛謀重誣君

此故為六軍
騶音佳

齊侯朝于晉將授王禮
郤克趨進

日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狂

侯之來以謝婦人之笑非為備好
故云晉君不狂當此惠
晉侯享齊侯齊

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

異服也言服
改明識其

君之在此堂也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真諸

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

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

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子受其實惠

褚中
呂反

襄公卒子悼公貴
立

經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魯有二郟城陽姑
幕縣南有員亭此

無傳二年大夫盟于蜀
千申二月二十八日
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

東郟也即昔魯所
爭者又東郡廩丘

孫許卒無公如晉葬鄭襄公
傳秋公至自晉冬城

縣東有郟城此西
郟也即昭公所出

鄭而為備
鄭音運
鄭伯伐許

居者今城郟當是
西郟在魯而出謂

傳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
宋共公
杞伯來

之始聘自外而來
謂之通嗣君詳文

朝歸叔姬故也
禮朝魯言其故
夏公如晉晉侯見

元年傳例

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
言將不能專終也
後十年陷廁而死

頌敬之篇

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
顯明受其命

左傳

卷十一

諸侯之從違則天命之去留所係

甚難不可不敬以

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

乎敬諸侯則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

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

於我邇近也諸侯聽焉未可以貳聽服也史佚之志有

朱注夷魯異姓又是夷狄非我族類

之周文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太非吾族

也與魯姓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字愛冬十一月鄭公

孫中帥師疆許田前年鄭伐許其田今正其界許人敗諸展陂

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展陂亦許地在晉

欒書將中軍代郤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

祭在今河南鄭州

鄭有東西汜而此非彼二汜蓋成阜

伐鄭取汜祭汜祭鄭地成阜縣東有汜水楚子友

縣東汜水以晉取之知之

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於子反前皇成攝鄭伯之

辱在謂屈辱至楚國也佯為不能決

辭代之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

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欲使自

決子前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側子反名為明

叔姬既出而猶稱祀者祀諸侯出夫

張晉趙嬰通于趙莊姬趙嬰趙盾弟莊姬

人行道以夫人之禮入國致命其家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出也傳仲孫蔑如

乃義絕公羊云非常為異害物為

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穀齊地梁山崩記異

災胡云梁山謂之韓奕言奕然高大

秋大水無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十

為韓國之鎮也
路史以蟲氏字子
為古國名又云蟲
氏邾地存之
故者有之以遠也

按我亡死亡也下
支得亡出亡也

林注天使人謂己

既既答趨嬰使者
軍也

書天道福善禍淫
補正穀有二在齊
者單言穀在魯者為
則稱小穀此穀齊福

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蟲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栗

傳五年春原屏放諸齊嬰放趙嬰也原屏季嬰之兄○屏步丁反嬰口

我在故樂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

能有不能言己雖淫而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

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

也既而告其人自告貞伯從人○舍音捨又音反

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放遣

祭之之明日而亡趙同趙括傳孟獻子如宋報

華元也前年來聘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餽

諸穀野饋曰饋通糧饋之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

宗傳驛○傳直戀反伯宗辟重曰辟傳重載之車○辟匹

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問其所曰

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

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主謂

祭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去盛饌○為干降服

損盛乘縵車無文○武且反徹樂息八出次舍於祝幣陳

史辭自罪以禮焉禮山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

也

也

也

也禮謝山川之神

不書也此無文即

夫乘墨車夏篆五

夏篆卿乘夏纒大

也周礼巾車孤乘

楚辭謂邪行小道

行則遲邪行則速

散大國亦非礼之

野之饋也或云此

也

也

也

之何伯宗請見之。見之於晉君不可見遂以告

而從之。從重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前此年鄭六月

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以鄭伯

也子國鄭穆公子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

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垂棘晉地宋公子圍龜為質

于楚而歸。圍龜文公子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

譟以復入。出入輒擊鼓又反日習攻華氏宋公殺之。蓋

十五年宋楚平後華元使圍龜冬同盟于蟲牢鄭

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

出入華元之家也

秋文一本無入難

二字又無注為辭

十二月蟲牢盟在

上十一月定王崩

在下故云月錯倒

又傳不盡舉經文

此無所明益知為

衍文補正定王不

書葬故傳欲見王

諡記之也

武公廟毀已久矣

今復立之為不毀

廟故記曰武公之

廟武世室也謂其

世世不毀也又知

築武軍者傳云立

武是立武軍以章

武功也非徒築官

十一月己酉

定王崩。經在蟲牢上傳在下月倒錯

經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二月辛巳立武宮

魯人自鞏之功至今無患故築武軍又取鄆

又市。鄭音專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

無公孫嬰齊如晉。嬰齊叔壬申鄭伯費卒。前年同盟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

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傳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謝前年子游相子偃公

左傳

卷十二

五

成十六年
東楹之間國君來朝授玉于兩楹之間失威儀是棄其身也所謂威儀定命是也行速不詳緩也

聽聽命也立武立武軍也

授玉于東楹之東禮授玉兩楹之間鄭伯行疾故東過士貞伯曰鄭

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

能久視流不端諦二月季文子以鞶之功立武宮非禮

也宜十二年潘黨勸楚子立武軍楚子答以武有七德非己所堪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今晉

倚晉之功又非霸王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

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言請人救難勝非己功難乃且反取鄭言

易也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

錐之戍陸渾蠻氏侵宋夏陽說晉大夫蠻氏戍別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

蠻城經唯書衛孫良夫獨衛以其辭會也辭會在前年

師于鍼衛人不保不守備○鍼其廉反一音針說欲襲衛曰雖

不可人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吐衛唯

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

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

陴聞說謀故陴音皮晉人謀去故絳絳音復命新田為絳故謂此故絳諸大

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郇瑕古國名河東解縣西北有郇城○郇音荀

沃饒而近鹽鹽音古國利君

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兼大

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路寢謂獻子

樂音

曠曉也所以望敵備之者

河東鹽池周百六十里其鹽名鹽他無此名宋注指揖獻子也諸侯內朝二外朝其內朝一在路寢之庭大僕掌之一在路門之外司士掌之外

左傳

成
朝則在鹿門之外
僕大夫親臣故令
從公入寢庭也惡
汚穢之氣結崩疾
也觀構音通故訓
成厚深不疾故知
薄淺生疾疾萌愁
之愁之則志氣不
舒志氣不舒則支
軀羸困雜病因入
之墊下陷也即下
溼狹隘蓋新田非
獨水土厚深而分
澮流垢穢之物又
民俗醇良易教也
注無災患恐有誤
此段傳以改傳文
次第文理似順國

曰何如問諸大夫對曰不可郇叔氏土薄水淺

地其惡易觀惡疾疾觀成也○易以鼓易觀則民

愁民愁則墊隘墊隘於賣反羸劣偽反於是乎有

沈溺重腿之疾沈溺濕疾重腿足不如新田陽絳

邑縣是土厚水深居之不疾高燥有汾澮以流其惡

民從教無災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

國饒則民驕佚財易致則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

樂近寶則民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饒謂國都也沃饒而財易得則民驕為季孫六月鄭悼公卒終十自子叔聲伯如晉命

後而放逸近室則民皆尚賤而不務如晉傳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楚

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前年從冬季文子如晉貨

遷也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繞角楚師還

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

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武子知莊子荀首中范

文子士燮上韓獻子韓厥新諫曰不可吾來救鄭

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此地是遷戮也戮而不已

義勞也

馮氏云今善也起下榮辱伏後善字一說今名也二縣謂甲息二縣之師

酌謂酌也九事酌酌而為之不專任己心林注人心所同然故曰衆之主也馮氏云以衆為衆則衆人不敵八人也以善為衆則三卿為主餘子

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遷戮不義怒敵難當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故曰成帥以大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蓋何不也帥所類反子為大政中元帥將酌於民者也酌取民心以為政子之佐十一人之卿六車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知范韓也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共範武子曰善鈞從衆也鈞等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卿三

七變神銷趙同韓厥趙括壘朔韓穿

甘肅趙炳

鷓鼠一名鷓鼠有壽者又名甘鼠

食者不覺也朱卜

日曰社

吳始見經又始小伐中國

吳楚交兵不書至是始書之傳曰是以始大逼兵于上國晉人為之也

晉之從之不亦可乎傳善欒善得從衆之義經七年春王正月鷓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鷓鼠又食其角乃免牛無傳稱牛未上且免故也免牛可也伐鄭音談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無傳書有事三望非禮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盟于馬陵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公至自會無傳吳入州來州來楚邑淮南冬大雩無傳衛孫林父出奔

詩經南山篇中國

成七年

不振旅謂不能整軍旅討暴也壽夢二年吳始蓋大稱王此壽夢之始事也兵距邾稍遠而越淮二水以伐則爭中國之端也此云稱國以伐狄之也何以狄之喜其營號也故吳語曰命圭有命西三員伯不曰員三傳虛載經文者蓋欲互見名號故舉之也此宣公是也軍猶攻也

左傳

卷十一

傳七年春吳伐邾邾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

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振整也無弔者也夫言中國不能相

懲恤故夷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秋內侵

誰不受亂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

不亡矣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謝前年晉救鄭

之師為楚伐鄭張本夏曹宣公來朝秋楚子重

相息亮及見賢遍反諸侯救鄭鄭共仲侯

伐鄭帥于汜汜鄭地在襄城八月同盟

羽軍楚師二子鄭大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

補正水經注宛西

呂城四嶽受封呂

即漢之宛縣也疏

申呂皆在南陽史

伯所謂當成周者

南有申呂是也古

國名按周禮載師

賞田任遠郊之地

注賞賜之田

所以邑也叙文作

所邑也

丁馬陵尋蟲牢之盟且其服故也蟲齊盟在五年

從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軍府見鍾義張本

浪楚圍宋之役在宣十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

以為賞田王許之分申呂之田以自賞申公巫臣不可此

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

申呂也言申呂賴此田成邑早不得此田則無晉

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又欲取

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其王即

位楚共王以曾成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

公九年即位

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

成 七 左傳 卷七
怖殺人取財也謂
分室奔命謂奔走
于君命以救邊境
之急也
而之一即一而也
誰廿五人言之者
統句耳以兩廿五
人與卒百人往以
此廿五人與九乘
車與兵也傳不見
元將車數益以大
偏十五乘往舍小
偏九乘以八乘還
也與其之與楚語
作教林注先是吳
未嘗射御故平臣
與其射御也傳云
而謂車也益楚廣

湯及清尹弗忌皆巫臣之族及襄老之子黑夢以夏姬
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
分子蕩之室子及取黑夢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
遣二子書子重子及曰爾以讒慝貪怖事君而多
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
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壽夢李札
以兩之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
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巢徐楚子重奔命救徐馬陵
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因伐鄭子重子及
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
以始大通吳於上國上國諸夏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
林父出奔晉林父孫良衛侯如晉晉及戚焉戚林
經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齊服事晉故晉來語魯使還魯使還晉欒書帥師侵蔡公
二年所取田○語魚據反

之制本用 卒故
云而之一 卒車之
半邊為偏偏五十
人今留廿五人故
云舍偏兩之一亦
通然非杜意存之
按以兩以下四十
一字一氣說命氏
曰末數語下半部
春秋提緊小結構
大規模通吳總結
襄廿六年衛孫林
父入于戚以叛此
不言叛故杜解之
蓋戚孫氏舊邑林
父出奔戚自從陸
非林父將去也

楚前是吳常屬楚實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
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巢徐楚子重奔命救徐馬陵
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因伐鄭子重子及
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
以始大通吳於上國上國諸夏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
林父出奔晉林父孫良衛侯如晉晉及戚焉戚林
經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齊服事晉故晉來語魯使還魯使還晉欒書帥師侵蔡公
二年所取田○語魚據反

成八年

婚六礼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納徵徵成也成昏礼也諸侯謂之納幣詳文二年傳曰宣十一年凡殺大夫其告不以無罪史詳其曲直立其文故所書或從告或不諸侯即位礼必朝王朝必賜命故今賜命擬朝而合瑞也成公未朝天子不宜訊其賜緩也不召伯不書名是不取適夫人及左王者廿五称王者

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

來納幣昏聘不使卿今華元將命故特書之宋公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公孫壽蕩意

諸之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傳曰原夙咎之徒也明本不以德義自居

宜其見諱故從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侯

告辭而稱名天子賜以命圭與之合瑞八年乃來冬十月

癸卯杞叔姬卒前五年來歸者女既適人雖見出葬故稱叔姬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

人邾人伐邾先謀而稱會盟主之衛人來媵諸侯取適夫人及左王者廿五称王者

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會將嫁伯姬於宋故衛

來媵之媵以證及適歷及姪大結及又及友

傳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季文子餞之餞送行飲酒餞餞淺及祖私焉與

之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

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

歸諸敝邑用師鞏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

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

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言不復肅敬於晉詩曰女也不爽

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爽差也極中也詩

衛風婦人怨丈夫

詩賦篇

林注其誰不解體而有離叛之心

言之有信義事乃行事必合義然後命令可成

八称天子者此一事也

秋文云說文餞送去食也字林子扇及

來媵之媵以證及適

德一德也

詩板篇

此事不於六年言者因其獲申驪追言六年侵沈述蔡書從善之功故於此并言之

不_レ一_レ其行喻魯事晉猶女之事夫不敢過差而晉有罔極之心及二三其德○蓋初買及又初佳及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王霸主將德是以_レ用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也簡諫也詩大雅言王者圖事不遠故用大道諫之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晉欒書侵蔡_レ六年未得志故遂侵楚獲申驪○申驪楚大夫驪力馳反楚師之還也_レ於繞角時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_レ繞角之役欒書從獻子之言不與楚戰自是常從其謀師出有功故傳善之沈國今汝南平輿縣○博音集又於立久

君子曰從善如流官哉_レ如流喻速詩曰愷悌君子

遐不作人_レ遐遠也作用也詩大雅言求善也夫作

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_レ會伐蔡之

扶門于許東門人獲焉_レ攻之○過古禾反聲伯如

莒逆也_レ聘而逆○為于偽反宋華元來聘聘共姬

也_レ穆姜之女成公姊妹為宋共公夫夏宋公使公

孫壽來納幣禮也_レ納幣應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

故諧之于晉侯_レ趙嬰亡在五年曰原屏將為亂欒卻為徵

欒氏卻氏亦_レ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

微其為亂

或云不豈不也杜為語助意亦兩通誦夫字下屬非矣下文無備也夫之類可例焉

大夫非君命不踰境故因聘而逆明年季文子如宋致女還稱宋土之棄穆姜出拜謝之故知其女

公宮趙武莊姬之子莊姬晉成公女畜養也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

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成季趙衰宣孟趙盾祁巨之友

徒本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上皆數百

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玉賴前哲以免也言三代亦有邪辟之

君但賴其先人以免禍耳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

以明德也周書康誥言又王不侮鰥寡而乃立武

而及其田焉秋召桓公來賜公命召桓公周卿士晉侯使

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呂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渠丘公呂子朱也池城池也渠丘邑曰城已惡呂子曰

故稱之已猶太也名呂縣有邊甲

不侮鰥寡謂恤孤也

所與祁奚之田又反趙氏

十四年昔子朱卒故知此渠丘公是

朱也呂子居渠丘故稱之已猶太也

言我國辟陋雖欲分之狡焉暗指楚人強弱大小小

故多大國陸云有縱弛而不設備者

亦通匹夫好勇猶且重閉門闕以待

暴客注命字林氏作戒

無貳謂奉君命者不受他人之命林

注失信於君則無以自立朝聘有賄

賄之禮無有加貨况受賂乎

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虞度也對曰夫狡焉

狡猾之人狡文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

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世有思開封疆者有縱其

暴掠者昔人當唯此為命勇夫重閉況國乎為明年苦潰

及又直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歸其見出來

若更適大夫晉士燮來聘言伐鄭也以其事吳故

則不復書卒七年鄭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文子君命無

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公私不君後諸

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魯絕燮將復之季孫懼使

周禮媒氏凡男女之陰訟聽之干勝國之社

宣伯帥師會伐邾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

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必以同姓者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

經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會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

蒲蒲衛地在長垣縣西南公至自會無傳二月伯姬歸于宋

使卿逆非禮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

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昏姻之好晉人來媵媵伯姬也秋七月丙子齊

侯無野卒無傳五同盟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既受

盟於蒲又受楚賂會於鄧故晉執之稱人晉欒書

桓二年傳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是頃公卒子靈公環

帥帥伐鄭冬一有無傳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

帥帥伐莒庚申莒潰民逃其潰楚人人郟郟莒別邑也楚偏帥

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晉邑也

長曆推此年閏十一月傳城中城支在十二月上故知城在閏月

傳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叔姬已

取葬魯復強請杞使還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還為杞婦

逆叔姬為我也既弃而復逆其喪明為魯故

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馬陵在

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七年

林法伐稱名入稱人書法典會盟盟蜀同長曆推此年閏十一月傳城中城支在十二月上故知城在閏月為杞故也既前年經為我也謂我強請之也秋文無為字二本或作為我也

勤人寬怒，堅忍強殺，御軍也。說此禦，通娶妻，沛也。

五章云：嫁父孔武，擊國，下，到為韓姑，相依，如韓樂，孔，聚韓，上，川，澤，計，計，動，鹹，申，甫，慶，既，合，居，韓，姑，執，誓，言，誓，韓，之，士，令，女，嫁，焉，韓，姑，亦，女，之，居，婦。

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也。競，強也。范文

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

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人

不至。為十五年會鍾離，傳。二月伯姬歸于宋，致

命。復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卜鄧

伯執鄭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

之五章。韓奕詩大雅篇名，其五章言嫁父嫁女於

有蹶父之德，宋公如韓侯，宋土如韓，穆姜出于房

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

首有頭譽

穆姜伯姬，母聞文子言，宋樂喜而此謝其先君，猶

有望也。言先君亦望，此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

之卒章而入。綠衣詩邶風也，取其我思古人，實獲

又直用反，晉人來勝，惜也。同姓，秋鄭伯如晉，晉人

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銅鞮音別縣在

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

在其間可也。明殺行人例。楚了重侵陳，以救

鄭，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

者誰也？南冠，楚冠，縶，拘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

秋文姬作都

按秋例，飛天在上，走獸在下，馬次言云，諺所謂兩國兵交，不罪來使是也。漢官儀云：秦滅楚，以其冠賜近臣，御史服之，即南冠也。名在後冠，又名獬豸冠。陸云：後漢書，輿服志載胡廣說。

成九年
亦同然其實難詳
何冠故杜惟云楚
冠而也
伶氏世掌象官而
善焉故名之本出
伶倫親交冷依字
作伶

本本業也舊儀俗
也楚王既為君矣
若言當時嫌為君
隱或疑已在此矯
情為善故舍當時
稱遠事明已之至

誠無所隱也禮君
前序名記云狐死
丘首仁也達達禮
也

也使稅之鄭獻鍾儀在七年稅解也召而弔之再

拜稽首問其族對曰冷人也冷人樂官也公曰能

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言不敢使與

之琴操音南音楚聲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

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帥保

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冷子十重側

卿敬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

言稱先職不肯本也樂操上風不忘舊也稱大子

抑無私也舍其近事而遠稱少小以示性名其二

卿尊君也尊晉君也不肯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

也尊君敏也敏達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

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言有此四德必能成大事君盍歸之使

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為成

楚結成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

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月六日莒人囚楚公

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

莒城亦惡庚申莒潰八月十日楚遂入郟莒無備故也

終巫臣之言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

國滅宗覆故為大罪

之傳

決日從甲至癸也
決辰從子至亥也
辰十二辰也管似
茅筋支為索削亦
管類或為履或為
布或飾斂首蕉萃
惟悴同朱云物無
精粗美惡皆可畜
以備不虞

馬氏云是則二字
穿下蓋有不滿于
申之意吾賴社稷
之靈吾國已有君
矣此良計也申亦
不幸而為小人所
乘耳按為訓為報
交本或作偽

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決辰之間
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決辰十二日也詩

曰雖有絲麻無棄背削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

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逸詩也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管古頡

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

也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此秋晉執鄭伯是則公孫申

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示不為將改立君者而行

晉使紀緩也勿亟遣使謂晉示欲更立君晉必歸

君為明年晉侯城中城書時也十二月楚子使公

傳稱啓執而郊則
周之三月郊之大
期也每旬一卜此
五卜當是三月三
卜四月一卜皆不
吉乃止也僖卅一
年傳云禮不卜常
祀

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鍾儀奉晉命

經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五卜

郊不從乃不郊無傳卜常祀不五月公會晉侯齊

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晉侯大子州蒲也稱爵見

禮見齊人來媵無傳媵伯姬也異丙午晉侯犇

卒六同盟據傳丙午六月七日秋七月公如晉冬十

月

傳十年春晉侯使糴菽如楚糴菽晉大夫糴徒

廢及一報大宰子商之使也子商楚公子衛子叔

蒲發及

大子州蒲五月先
立以伐鄭或云
蒲疑誤景公卒
同名不諱也今作
晉厲公名州滿是
議曰周穆王名滿
必矣德邵舊名諱
君生代父位訛之
父喪代位尚不稱
君生代父位訛之
必矣德邵舊名諱
議曰周穆王名滿
晉厲公名州滿是
同名不諱也今作
蒲疑誤景公卒

廢及一報大宰子商之使也子商楚公子衛子叔

蒲發及

羅今音集韻徒
刀切音執姓也

按此謂公子班竊
聞叔申之謀而攘

之也想班與申非
同謀之人又皆非

執政蓋叔申以機
事不密為等人所

窺耳
馮氏云自立天子

為君以伐人而歸
其君其示以君命

之可為君而國立
之不可為君也歟

成公今既非鄭國
之君故云執一人

黑甘侵鄭晉命也晉命衛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

改立君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子如公子班夏四月

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髡頑鄭成公大樂武

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

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

為君而會諸侯伐鄭子如子經因書晉侯其惡明鄭

子罕賂以襄鐘子罕穆公子襄鐘子然盟于脩澤

子駟為質子然子駟皆穆公子榮陽卷縣東有辛

已鄭伯歸鄭伯歸不書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

按宋氏本趙氏上
有益字少從之

馮氏云大厲以懼
心感之桑山以邪

心感之登天以貪
心感之二豎則真

吾之精神為之故
曰疾為二豎子也

秋為膏凝為脂其
實疑者亦曰膏傅

氏云兩隔也隔上
心肺清潔之屬兩

下腸胃汚濁之屬
心在上隔在下心

下有微脂為膏病
上有薄膜為膏此

處為至虛之地故
針藥不及也素問

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厲鬼也趙氏之先祖也

○蔽皮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

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桑田音邑○變

言如夢巫云鬼怒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言公不

新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緩醫名為

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

之其一曰居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盲音肅也心

處反一讀如字屬上句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盲

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

有鼻肩膜語故知有鼻上薄膜也朱氏云此即今鑿經有膏穴也蓋後人說此傳乃始知灸之耳攻癰灸也張脹也腹暴脹也小臣夢負公登天以為此夢大吉喜以語人故令之出廁且為殉也

為也達公曰良醫也禮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

晉侯欲麥周六月今四使甸人獻麥甸人主為公

晉侯欲麥周六月今四使甸人獻麥甸人主為公

練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

而卒張腹滿也饋人為之○饋其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

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見殺小臣以言

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見殺小臣以言

夢自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

夢自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叔禽叔

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言叔申

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言叔申

得其人秋公如晉非禮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糶

得其人秋公如晉非禮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糶

糶未及於楚故留公須糶糶還驗其虛實

糶未及於楚故留公須糶糶還驗其虛實冬葬

以自晉耳非矣

也諱不書晉葬也

以自晉耳非矣

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

也諱不書晉葬也

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十二

反注奉觴式羊無令力呈奔辟徐扶臂反服從君才用反狄卒子忽

同及下冒之亡報守者手反辟女子一音扶單還音丹可復扶反辟司徒

必竟反注同賓媚美冀反賂以音路虧字林牛甍音陵盡東津忍龍力

反疆理居良反注易也以或疆竟如字又適在由反徐犒苦報不泯

彌忍呼報敢合如字一復借扶反而紓音直鄭音經三帥所

反注及炭吐旦用殉似俊蛤古苔瘞於例壙音曠擗音郭而爭爭鬪

其後昌氏反又過衛古禾反又夏氏戶雅反殺御叔魚據死易以或

烝之承注音導吾聘匹政跪其委反一郢音以使介音邢勿

令力呈代帥所類反下注稱也夫音扶庚將子匠反求好呼報反行使

所吏濟濟子禮儕仕皆閱音悅鰥古頑王卒子忽反令二君力呈不見

賢通之別彼列宴樂音洛捷在妾暱女乙謂暴本又作。奸音大師

泰淫從本又經三年所馮皮冰書將子匠帥所類傳音鄆徐音莫干

俘芳夫馘古獲以釁許勤求紓音舒懲直升宥音纒其好呼報反

不與預音不為于偽疆居良楚將了亮帥所類如潰戶內君為于偽

同寘諸之或經四年傳大史音泰疆居良陂彼皮鉏仕居將中子匠思

素經五年傳能令力呈饋其媿驛也音亦捷之在妾邪出似嗟絳人古

反壤如文去盛起呂纒半一音莫諫素報之難乃日月倒丁老經六年

傳子游相息亮反下諦音帝魯倚於綺言易以或夏陽戶雅別種音章

登陴毗支復命扶反而近附近之下及將新子匠反下大僕音疾

疾本或作溺乃歷重腿音直足腫音章勇反一垢古口驕佚音公說

悅音公子成音城禦諸反魚呂桑隧音遂子盍反尸臘經七年傳也夫音扶共仲音恭

鄭音本亦作負音邑名閻音盤黑要反一遙遺反唯季慙反他得請使反所吏說之音悅季札

側八卒注同音忽反令吳反力呈寘其反之政諸夏反戶雅惡孫反烏路反戚反秋

反經八年來媵音繩音娣反大計傳不復反扶又其行注同孟反猶喪反息浪

妃耦音配下長有反如字一音平與音餘一愷音樂開在反悌音徒禮反共妣

恭祁奚音字林上趙衰反初危盾反徒本喆音涉列反邪反似嗟敢侮反亡甫鰥

反古頤城已惡反如字已猶太也本真度反待洛封疆注居良反唯然音維本

後人閉音補計反又補結不復反扶又君後音胡豆反經九年之好音呼親頃

傾傳魯復音扶又反相所反息亮綠衣音如字本又作綠使在音所吏拘音九丁

不肯音佩舍其音捨少小反詩照君盍反尸臘也夫音扶音在饋價反其位為將

于偽反非也而紆音舒管使反所吏反汗脩好反呼報經十年傳羅音今本羅反

菽音蒲大字音泰之使注所吏反下及頑音如字徐州蒲音本或作卷縣音林

上權反如淳搏膺音博而踊音勇及寢門及字一本無求醫反於其懼傷我音絕

之絕音革攻之音工鍼也音針為之音如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4442